

国漫再出海，胜算有几分

本报记者 余颖

李润超也坦言，中国顶尖作者跟全球同行没什么差距了，但基数特别小，作品整体质量还有待提高。

既然国内市场还在开发中，为什么着急走出去呢？

“我们出海，首先是被盗版逼的。”李润超告诉记者，快看原本没有进军国际市场的打算，但是海外市场已经出现了作品的盗版。比如在国外某网站上，有多个账号盯着快看平台上的优质漫画，中国作者一更新，那边很快就录屏上传。“与其被别人盗版，不如我们自己出去挣这个钱。”李润超说。

“海外平台对中国漫画也有很强烈的兴趣。”闵旭阳说，由于人口基数等原因，海外漫画创作者并不多，作品不能满足市场需求，所以，海外方也会循着中国主流漫画榜单，主动上门，希望能从中国引进漫画作为补充。

快看海外版权商务负责人文玉梅原本负责与海外洽谈引进业务，她发现中国漫画质量正在逐步追上日韩，海外引进已经被读者检验过的中国漫画，比从零开始培育一部作品成本低得多、成功概率也高得多。

吸引力正上升

“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我们国家有几千人像你一样喜欢你。”最近，杭州鹅不染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创始人吴晨怡收到了一封来自海外读者的留言，为她的《万能恋爱杂货店》点赞。吴晨怡不知道，她的作品并未分发到该国，这几千名读者是通过盗版接触到她的作品，又辗转联系上她。

盗版肯定不是好事，但从侧面说明了中国作品的吸引力正在上升。

国漫更大的机会来自技术变革、新旧交替。日本、美国漫画以黑白页漫为主，至今纸质漫画出版物仍有大量市场。但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普及，韩国率先创造出彩色条漫，方便在手机上滑动观看。

中国漫画如今也进入了彩色条漫时代。快看还研发了一套辅助创作的技术，后台可以看到是什么类型的读者在阅读作品，哪些章节他们停留时间长、哪些章节流失读者多。

“在全球的漫画平台，只有快看有这样的技术。”陈安妮告诉记者，快看还为作者配备了一支编辑团队和经纪人团队，利用大数据为作者提供剧情、人物设定等方面的专业建议。

目前，快看平台拥有超5000名创作者，沉淀了超8000部作品。他们希望从中挑出最有



一群欧美、日韩的读者看过中国的漫画后，在他们国家的漫画平台上留言：希望尽快看到后续故事。而他们所追更的漫画来自漫画平台快看。

快看并非一家漫画创作企业，但汇聚了遍布中国的漫画工作室和创作者，仅2021年一季度就向海外分发了109部作品。

快看漫画创始人陈安妮透露，今年快看将把海外市场作为重点之一，通过借道海外平台、试水自营平台等方式，送中国漫画出海。

除了快看平台，一些漫画创作企业也在发力海外。成都开源互娱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闵旭阳告诉记者，今年下半年他们有五六部作品在日本上线。

多年来，中国漫画一直试图打入欧美、日韩等市场，结果并不理想。如今再次出海，国

漫能行吗？

“被逼”再出海

随着国产动画电影《大圣归来》等票房大卖，不少人惊呼“国漫崛起”。

快看漫画联合创始人、CTO李润超透露，快看平台2014年成立，刚开始能跟平台建立合作、稳定产出作品的漫画作者不超过100名。经过几年培育，平台合作的中国漫画创作者涨了约100倍。中国作者创作的一些头部作品人气也非常高。

根据易观发布的报告，截至2020年1月，中国互联网漫画市场月活用户为9600万。其中，快看平台月活用户超过4000万，是国内用户规模最大的漫画平台。

黄河行

黄河有很多故道，但最大的故道在徐州。徐州是黄淮海平原的核心城市，有过耀耀的历史光环，也有过历史的黯淡，尤其是黄河的历史区位优势摆动，给它带来始料不及的各种历史影响。

黄河的善决口善改道，在世界诸多河流中是独一无二。有记载的最早改道，在公元前602年的周定王时期。新莽时期，黄河在临漳决口，从今天的山东利津入海。汉武帝年间，黄河又在濮阳决口，河道向南迁移，历经几十年才回到原来的河床。隋唐五代进入大体的稳定期。但在两宋时代，又开始进入频繁改道周期。1048年宋仁宗在位时，黄河经聊城至沧州青县入海，宋人称之为“北流”，十多年后黄河再次决口，流经临陶，时人又称之为“东流”。南宋建炎二年，黄河又从滑县李固渡人为掘堤，开启黄河长时间夺淮的一幕，不仅引出通济渠的历史性变化，徐州也遭受了洪水的连续打击。此时的徐州，几乎三面临水，唯有南面有陆路可通，但也长期受到南移黄河水流泥沙的制约。在明代，那里虽然拥有全国最大粮食转运仓“广运仓”，但也经常受到洪水的威胁。汴渠原本流到徐州，接纳泗水，经淮北、宿州、灵璧、泗洪入淮，但从此以后，南流的黄河打乱通济运河的运行节奏。清末咸丰年间，兰考铜瓦厢决口，黄河河道北移，这里就留下了著名的黄河故道。

我们是从台儿庄绕了一个弯到徐州的，从台儿庄方向切入徐州市区，可以看到更多的黄淮海景象。到得徐州城东，天色尚亮，在寻找预订酒店的时候，不经意间穿过一条临河的街巷，这街很热闹，行人川流不息，一边是店铺，一边是围着石护栏的河水。我在脑海里努力搜索20多年前来到徐州的印象，似乎从没有来过这里。看手机定位，越看越糊涂，只能向坐在店铺前的人问路。徐州人热情，很乐意给人指路，问问这街巷在哪个位置，这河是什么河，他有些惊讶了，你们不知道，这就是有名的黄河故道呀。他这么一讲，该惊讶的倒是我了。20多年前到徐州，只记得鼓楼和戏马台，还有快哉亭。戏马台的街道虽然也很宽，但有些临街的台地，多少有些像在西北黄土高坡市镇边见到过的土隘。抽时间去看黄河故道，倒是我久有的一个愿望。

记得当年的印象，黄河故道离市中心也不算很远，那里有很大一条东西向的积水带，碧绿的，很壮观。河坝很陡，但也有缓坡，四顾左右，没有多少住家和人气，形同一条大野河和大野湖。不料现在成了闹市区里的一条景观河。抬头看看，一号地铁线就在附近，这一切像是布景又不是布景，跑过去用手摸摸石栏杆，再看看河水，仍然碧绿的，但更清澈。如果没有对岸人影和车影真切地晃动，还有偶尔汽车笛声短促一响，还真的



黄河故道掠影

要成了刘禹锡诗里恍如隔世的“烂柯人”了。

同伴里有一位近日来过徐州，他说他想起来了，从这里向前走，有一座大石桥，上得桥去，有碑有说明，还有公园。在这变化了的黄河故道上走一段，再趁着天未黑，赶到从地图上看不算远的黄河故道上的万寨港口。主意既定，说走就走，便从黄河故道边的街口拐向陈琵琶路，车上高架桥向西北驶去。

徐州的变化太大，高架桥下下的路径又不很熟悉，盘来盘去，到了万寨港区的大门口，路灯已经亮了。正犹豫要不要进去，来了一对中年夫妇，等他们把自驾车停在停车场里，趁前边，能不能进港里去看看。那男的问，有业务吗，我就是个船长，如果没有，看不看不就是一个大些的港口吗。我说，徐州运河港可是有名的，排在国内港口名单里。他笑起来，“你说得不差，但今年因为防疫、煤改电、禁采河沙，业务就少了一些。我们上午接了单，运一批卫生洁具。这是我爱人，晚上去做开船准备，天一明就开到宿迁去。”说着，他们带我们到船坞边转了一圈，挥挥手，也就向码头忙去了。

傍晚的港口还是比较宁静的，看不到龙门吊滑来滑去的装卸货情景，所以我们匆匆来匆匆去，只看了一个大概。回到酒店休息，很长时间都在想，先想那条一到徐州就见到的黄河故道上的新景象，再想徐州万寨港的运河走向和宽大的港区，还有零星听来的信息，包括徐州运河向北融入京杭大运河的背景。

我知道，在很长的时间里，徐州的发展命运，与南迁的黄河和被黄河打乱了节奏的通济运河，紧密联系在一起。通济河流向徐州，不仅是因为它的战略位置重要，也是为了汴水与泗水在这里可以汇合，再次补充运河的水量和运能，但从南北北宋之交的第一次“黄河夺淮”开始，徐州就成为黄河乱流中的漩涡。原本是南北西东通衢路口的徐州，成为劫难之城，那古来街巷的土隘或许就是某一次洪灾留下的刻痕。黄河当然也给徐淮平原带来了沃土，使这里成为巨大的粮仓，在黄河相对平静的时候，也可以借助它来行舟，出现了诸如邳州东郊那样的运河小镇，但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少，同黄河水较劲的时候多。200多年前黄河北移了，留下巨大的河道，或许可以成为行洪的孔道，或者旱时引水灌溉的水源，但总体上荒芜地搁在那里，现在成了城市中的景观河和北向运河的码头，黄河故道也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然而，徐州作为昔日通济运河的重头港和动力源，又如何再现昔日的水陆风采？在北部黄河故道上建港，船只沿着微山湖西缘北行，一直去向济宁。陆路上陇海线和京沪线相交汇，也就成为重要的资源内集散中转中心。徐州港分为万寨港区、孟家沟港区、双楼港区和邳州港区，邳州港区在我们路过邳州时已经看过，规模中等，鼓楼区陈琵琶路头的万寨港区，规模最大。徐州港孟家沟港区也在城市北部的三环路附近，是二级航道，是一个重要内河集装箱运河港口，双楼港区则在徐州运河东部，它们都在一条运河线上，

也利用了黄河故道。

听酒店的工作人员说，市中心还有一段河道，近期封闭，是考古还是施工，不清楚，也许是对流经徐州市区奎河进行改造，奎河的源头在徐州城里，流向铜山方向。黄河故道在徐州城北，在我的想象里，邳州港迟早要同徐州港母港联通的。这黄河故道虽然曾给徐州带来诸多的灾难，但在今天，它是一笔负资产还是正资产，还要细细地琢磨。徐州港和它的子港邳州港在分别融入京杭大运河的同时，会不会再圆一个东联南联梦，让上邳和下邳珠联璧合，这不仅仅是“汴水流，泗水流”的旧景再现，也是与中运河的直接联通，或许会出现一个徐州“运河环”，让黄河故道焕发出新的光彩。徐州是黄淮重镇和东西交通轴线，“海陆空”皆备，这是徐州继续腾飞的物流市场条件，创造更多的物流优势，并非幻想。纵观历史，隋唐通济渠建成在徐州，败也在徐州，隋唐运河的复兴也应当系于徐州。

徐州的经济与文化底蕴深厚，在徐州产生的古代诗歌作品就不少，最有名的就是刘邦的《大风歌》，这是他君临天下后所作。项羽的《垓下歌》唱于灵璧境内，徐州却提供了刘项征战的大背景。元代诗人萨都刺的《彭城怀古》，在“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中，为项王作了遥祭，这是他赴任江南途中所作。有关徐州运河的诗，最主要的是，曾经往来于徐州的苏轼所作的《江神子》，“隋堤三月水溶溶。背归鸿，去吴中。回首彭城，清酒与

淮通”，在苏轼的时代，通济渠依然船来船往，那正是古徐州兴旺时。他从江陵到徐州，虽然路绕一些，从徐州转到吴中，还是十分方便的。苏轼在宋熙宁十年时，也曾担任过徐州知府，为徐州城中的阳春亭改名快哉亭，并作《快哉此风赋》，“贤者之乐，快哉此风”，并在后来又作《寄题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里，也有“槛前淮水去云泛，洲渚苍茫烟柳匀”之语。这个快哉亭与黄州长江边的快哉亭不是一回事，但都与苏轼有关。快哉是苏轼的真性情。陈师道也登过徐州的快哉亭，他在《登快哉亭》一诗里也写道，“城与清江曲，泉流乱石间。夕阳初隐地，暮霭已依山。度鸟欲何向？奔云亦自闲。登临兴不尽，稚子故须还”。看来，傍晚登快哉，是游徐州的一大快事。至于白居易的“燕子楼中霜月夜”，虽然也有唐代徐州武宁节度使张建封与女诗人关盼盼的佳话在，引出诸多诗人的题咏，毕竟是一个“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的感情故事，倒是韩愈在徐州写的《汴泗交流赠张仆射》，“汴泗交流郡城角，筑场千步平如削。短垣三面缭逶迤，击鼓腾腾树赤旗”，道出了张建封在徐的演兵场和汴泗交流中的山河形胜。

在徐州出生的帝王将相不少。从刘邦、刘裕到唐高祖李煜，汉朝开国的元勋萧何、樊哙、曹参、周勃和周亚夫，都是徐州人氏。项羽都彭城，韩信为楚王时也都在徐州。祖籍沛县的刘向，更是编定了有名的《战国策》《楚辞》《山海经》甚至《玉台新咏》的一代文学大家。写有《世说新语》的南朝刘义庆祖籍也在徐州。徐州历来是人杰地灵的文化重镇，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发祥源头。只是，这徐州与开封和商丘一样，历史变乱频繁，也是“城摞城”的一个地方，很多古迹也就被淹没了。

再次告别徐州，但也会心系徐州。从徐州乘城际班车去商丘，从徐州城北部的观音机场启程，沿途又多次见黄河故道，有湿地公园，也有渔船。故道废而不废。变化从来不会只有一种颜色。微山湖给了它向北的水道，南边的水道也许还要借助于黄河故道，只是，那微山湖会不会像宿迁骆马湖一样，成为进一步盘活徐州运河的另一个大水柜，水利专家心中会有数。河流与湖泊水库良性互动，向来是运河调节水源和水流的一个运转规律。在这方面，前人传给我们的智慧是不够的，如今现代水利技术不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徐州的黄河故道，还会有更新的前景。它带给我的不全是悲怆的记忆，还会有新的亮色。

近年来，江苏省徐州市大力实施黄河故道综合开发工程，恢复黄河故道行水功能，提高蓄水保水能力。图为2019年10月20日拍摄的徐州市睢宁县房湾湿地公园。新华社发

观澜

回顾2020年，部分线下文化消费受疫情影响呈下降趋势，然而，实体书店数量却逆势上扬，增长数据喜人。2021中国书店大会发布的《2020—2021中国实体书店产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有4061家实体书店新开业，同比2019年净增2488家，新开书店数量是关闭数量的2.6倍。这一系列数据带来了实体书店发展的积极信号，也令外界对实体书店今后的发展有了更高的期盼。

也许有人觉得，随着电子阅读和互联网书店的兴起，我们已经不再需要实体书店。事实并非如此。实体书店是重要的文化设施和文明载体，具有促进城乡文化产业发展和文化市场繁荣、巩固先进文化传播阵地、提高全民素质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同时，纸质图书翻阅的精神体验感，是电子阅读难以代替的。喜爱纸质阅读的人，都希望有一个实在的看书买书空间。在许多读者眼中，实体书店仍然是大家的文化坚守。

不可否认，互联网冲击下，实体书店面临着生存困境。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实体书店普遍面临客流量递减、运营边际成本上升、售书利润萎缩等现实困难。《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实体书店销售收入呈现下降趋势。根据百道网调研，网络图书低价竞争是书店经营困难最大的挑战，人力成本、疫情是第二、第三大挑战，而房租成本等也给实体书店带来不小的压力。

然而，实体书店要真正实现逆袭，还必须苦练内功，通过转型升级探索出一套真正适合未来的发展模式。一方面，书店必须在空间塑造、服务理念、图书品质、活动策划等方面下功夫，顺应文化消费新趋势，为读者提供高质量的阅读服务，让读者能够感受到实体书店的温度；另一方面，书店必须寻找盈利增长点，从完善运营体系入手，培育线上客流，通过提供线上服务等方式开拓营收渠道，努力实现顾客群体不断扩大和收入来源多元化。

值得欣喜的是，国内已有不少实体书店探索出独具特色的经营模式。《报告》显示，北京外研书店入驻美国，实现上线3天破百单的成绩，“以30分钟送达”满足用户居家阅读需求。上海大隐书局让数十个项目进入政府的公共配送服务，在上海服务20多家大型企业、200多家公共艺术场馆等，不但获得了额外15%的收入，也为进一步提供配套服务打下了基础。下一步，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相信实体书店的路子会越来越宽，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新时代。

本版编辑 张虎 李静 美编 高妍

实体书店仍需苦练内功

吴佳佳